

■ 新作点评

别有乡愁一万重

——评电视剧《原乡》

□范咏戈



尽管《原乡》从策划到拍摄已经是几年前的事了,但是近日央视播出后仍能引起热播热议,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感。笔者认为,这与主创们书写了来自人性深处的乡愁有关,与中华儿女“两岸一家”认同有关。观众总是在特定的时代环境、文化氛围下去欣赏一部剧的剧情、故事、感情等,特定现实无疑影响着他们对剧作的接受。

《原乡》具有当下性、现实感的品相也许是一开始就注定了的。创作之初,主创者也曾考虑这类题材,这段历史能不能在今天受到关注?在一种泛娱乐化的创作和欣赏氛围下,收视率会怎么样?这部剧多地拍摄,投资、回报都很具体。然而,主创团队最终把这些都放到了次要的位置,以对两岸同胞“血液于水”乡愁的敬畏,决定不能以消费感情的方式去做那样一部剧,而是致力于打造一部充满着呼唤激情的乡愁史诗。这种体现了电视人责任和担当的创作秉持十分可贵。

乡愁是人类的情感,也是文艺创作的永恒题材。我国早在《诗经》中就有这样的诗句:“陟彼岵兮,瞻望父兮……陟彼屺兮,瞻望母兮。”两岸因历史原因造成的上百万人38年隔海相望的乡愁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史上最深沉的乡愁。台湾诗人余光中的《乡愁》早已脍炙人口,小时候乡愁是“邮票”,长大后乡愁变成“船票”,后来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而国民党

元老于佑任那首著名的《望大陆》“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爱国思乡之情椎心泣血,堪称乡愁的绝唱。这些无疑都给《原乡》的创作以滋养和启发。和这些作品不同的是,《原乡》由个人情怀扩而为乡愁史诗,以洪根生、杜守正、八百黑、傅友诚为代表的4个台湾老兵和他们对应的大陆妻儿父母,以岳将军、路长功(后来的转变)为代表的台湾军方高层人士对“老兵回乡运动”的理解同情,以及以庄力奇、台生等为代表的在台湾长大的一代青年对大陆的认祖寻“根”构成的故事线索,集中诠释的是故土难离,亲情难分。《原乡》的情感叙事传承了中华文化“落叶归根”的内涵,表达了中华儿女渴望统一的心愿,这样的乡愁是饱满和厚重的。

《原乡》以38年纵的历史感和两岸三地横的地域感,在纵横交错的交叉点上书写的乡愁史诗可谓“别有乡愁一万重”。20多年前,当年的去台老兵逐渐老去,音书滞乡的折磨益发痛苦,对故乡的思念、对亲人的牵挂愈发强烈。终于,他们准备冒死回大陆探亲回家。先是杜守正以赴美探亲为借口,假道香港转机时“潜回”大陆。他肩负着根生、八百黑、小傅、朱晋等的托付上福州,下婺源,去山东,奔重庆,把摄像机里台湾老兵在“眷村”对亲人的呼唤放给他们的大陆亲人看,又用摄像机录下各家老兵大陆亲人的生活带回台湾给老兵

看。殊不知杜守正的一举一动都被“警总”监视并立了案,甚至下了逮捕令。但是来自人性深处的乡愁呼唤是无价之情,可以将生死进退置之不顾。杜守正之后,根生也冲破重重阻挠去香港见到等了他30多年未改嫁的阿茶,最后连“警总”高官路长功也为了重庆倚门倚闾的老母亲辞去高官,加入到“老兵要回家”的游行队伍。在眷村那棵大榕树下,几个老兵在杜守正从大陆带回的几包家乡土前下跪恸哭令人动容。根生和阿茶在时隔35年后在香港聚首,此时根生已在台湾另建了家庭,阿茶愁苦辛勤憔悴尽,相见却在无奈中。她忍着内心的极度悲伤大哭一场后,转而替根生着想:让他放弃回大陆定居的想法,在台湾好好和后妻网市及女儿晓梅过日子。她详说回婺源后就和同村的老马结婚以宽慰根生。中国妇女身上的传统美德让这些台湾老兵因由人思乡,由乡生愁,剪不断,理还乱。

剧作通过对乡愁所作的深入开掘和生动呈现,传递出“两岸一家,永不可分”的家国情怀。《原乡》反映的时代是前两岸时代,两岸关系还处在互称“匪区”“敌战区”的时代。后来的开放禁令是两岸政治家为历史写下的重重一笔。而其背后真正的动力则是民心不可违,是那些穿着“我要回家”“我要妈妈”T恤衫游行的老兵的推动。正是在政治家和民众共同推动下,两岸关系才能够结束互相敌对的噩梦走到今天。《原乡》把握住历史潮流和人心向背,以正确的历史观重述的两岸关系的历史也是面向未来的历史。

《原乡》书写乡愁史诗的匠心还在于把去台老兵们心心念念的望乡之情延续到了青年一代。剧作巧妙地安排了一组在台湾出生的庄力奇、台生等人物线索和故事。尤其是本来受“警总”之命监视杜守正的庄力奇,在跟随杜守正的大陆之行中,亲眼看到老兵家乡的风光美、人情美以及由于两岸隔阂造成的悲剧受到震动,甚至初次接触热情好客的大陆姑娘严凤仙就萌生了爱慕之情。最后他从立场到情感都站到了老兵一边。台湾青年一代对大陆的认同无疑是这部乡愁史诗的重要内涵和亮点。

《原乡》作为一部成功的乡愁史诗,除了开掘了一个具有特殊价值的题材,除了它对乡愁的深度解读,还在于它以豪华的主创阵容获得了剧作独特的审美品格。在台老兵们集中居住的眷村的实景拍摄,摄像机和宝岛宾馆等台北的乡村村景和场地的精彩运用,两岸三地演职员的通力合作,包括台湾演员讲的台湾普通话,都拍出了两岸题材的质感。尤为值得称道的是几位表演艺术家张国立、陈宝国、奚美娟等的重头戏、对手戏,他们对乡愁情感的精彩演绎成为该剧的一大看点。

■ 艺 谭

三十二集电视剧《红花》剧本座谈会在京召开

那拉提草原的新画卷

由《中国作家》杂志社、《红花》摄制组、北京长生创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联合召开的32集电视剧《红花》剧本座谈会3月29日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白庚胜出席会议,《中国作家》主编艾克拜尔·米吉提主持座谈会。

普永生、李准、仲呈祥、梁红鹰、丁亚平、张华、张先、王兴东、陈旭光、孔庆东、王山、鄂云龙等专家学者认为,《红花》传递了少数民族生活的正能量,讲述了哈萨克族人民告别传统的生活方式,面对金钱与种种利益的诱惑,思想观念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喧嚣与浮躁、真诚与虚伪、跋涉与沉沦、探索与进取,在那片古老的草原上,每天都上演着一部部感人至深的生活故事。

该剧由王宝社编剧,以“那拉提马场合作社”带头人——赫亚斯为生活原型,塑造了普通人哈萨尔的人物命运,着重表现那拉提草原“马场合作社”的奋斗历程,以此映照出哈萨克族与汉族兄弟情谊、老一代援疆人与新一代援疆人对草原的热爱;折射了改革开放大背景下,草原生态保护的阵痛,以及在西部大开发进程中,草原人对新牧区建设的探索和锐意进取的精神。该剧即将投入拍摄,嘉娜担纲该剧导演。

中共新疆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赛力克出席了座谈会。

(作文)

2014第三届造型艺术新人展在京启动

由中国文联、中国美协主办,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中国艺术报社承办,中央数字电视书画频道协办的2014第三届造型艺术新人展将于10月12日至10月20日在中国美术馆举行。日前,主办方在京举行了展览作品征集与筹备情况新闻发布会。

本届展览主题为新思维、新空间,旨在鼓励用新的思维、新的视角、新的创意,使作品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出新、创新。作品征集范围限定在绘画(含中国画、油画、版画、漆画、水彩画等)和雕塑(含木雕、石雕、铜雕等),作品征集时间从2014年1月15日起至2014年6月15日止,面向全国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作者广泛征集作品,参选者年龄要求要在18岁(1968年1月1日以后出生)至45岁(含45岁)之间,凡符合条件的美术工作者和艺术爱好者均可报名参加;参选作品应注重作品的创作导向、美学品位和艺术质量;作品须是近两年内最新创作、没有参加过其他大型展览的绘画和雕塑等造型艺术作品。

活动主办方在展览筹备启动后,将邀请国内知名艺术家、美术评论家组成35人的艺术评选委员会,对参选作品的图片进行评选,设立新人优秀作品(5件)、新人佳作(10件)、新人佳作提名(20件)和入围参展作品等奖项,对获奖者分别颁发证书和奖金。

造型艺术新人展旨在提倡和鼓励青年艺术家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展示具有民族性、时代性和创新性的艺术新成果,以此造就和推出新人,繁荣发展美术事业。无论是从造型艺术与审美价值的特点方面,还是从题材的取向及作者各自的艺术语言、形式与技法方面,造型艺术新人展都充分反映出青年艺术家的学术价值、精神风貌、创新活力和艺术表现力,体现出全国各地青年艺术家的创作发展动向、艺术敏锐性与探索实践的前瞻性。

(美术)



唱响我们心中的『中国梦』

□本报记者 徐健

中国视协赴北川送欢乐、下基层文艺志愿服务活动现场侧记——

位于四川盆地西北部的北川羌族自治县,是大禹故里、革命根据地,也是5·12汶川大地震受灾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如今,经过6年的恢复重建和艰苦奋斗,新北川县城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宽阔笔直的道路、鳞次栉比的建筑、庄重肃穆的纪念广场、羌族特色的商业步行街等等,所有的一切都让来到这里的人感受到了希望和活力。3月23日至25日,中国文联、中国视协的数十位艺术家在中国视协主席赵化勇、中国视协分党组书记张显的带领下,来到这里开展送欢乐、下基层文艺志愿服务活动,为当地的各族群众奉献了精彩的演出、送上了最美好的祝福。

3月24日下午,尽管天气阴沉,不时飘着小雨,但是在装扮一新的新北川的体育场里,数千名观众早早地来到这里。对于不少观众来说,这样热闹、隆重的演出场景还是第一次见到。演出在北川民族艺术团舞蹈《羌山圣鼓》颇具神圣感和仪式色彩的表演中拉开大幕。演员们粗犷、古朴的装扮和羊皮鼓震天的回响,不仅为远道而来的客人们展示了北川羌族的文化特色,也把一个古老民族对自然的崇拜、对万物的敬仰之情形象地呈现在他们面前。演出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演员岳红和总政话剧团演员刘劲主持,这是他们第一次以搭档的形式为四川的家乡人民主持节目,而老乡的身份、诙谐幽默的主持风格也一下子拉进了他们与现场观众的距离。此次志愿服务活动紧扣“我的中国梦”主题,贯穿着浓郁的家国感恩之情,其中,宗庸卓玛的独唱《一个妈妈的女儿》、耿为华的独唱《疼爱妈妈》、韩延文的独唱《这就是我们》等礼赞亲情;唱出了依偎在母亲怀抱中的儿女们无尽的温暖和幸福;藏金生、王冀、苏丽、丁柳元、高发等人的朗诵诗《我爱我的祖国》,刘君侠的独唱《共和国之恋》等赞美祖国的节目,其充沛的情感和高昂的旋律点燃了全场观众的爱国热情;卢奇的独唱《敢问路在何方》、君龙的独唱《辛夷花》、马彦涛的独唱《当羊角花开满故乡的山岗》、北川民族艺术团的歌舞《羌藏感恩歌》等展示了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的北川精神,表达了北川人

民对全国人民的感恩之情。此外,刘全和、刘全利的幽默小品《兄弟拍电影》,刘捷、牛成志的相声《最新爆料》,尹浩的魔术《神奇》,杜旭东、李薇的小品《国民支队》片段等,也以不同的艺术形式,为北川人民送去欢乐,一次次将现场的气氛推向高潮。

北川,曾经因地震带来灾难让全国人民牵挂,也曾用生命创造奇迹让全国人民骄傲。如今的北川,羊角花开满山岗,它用绽放的生命告诉祖国,这里的人民热爱这片土地,生死不离。主场演出结束后,为了充分表达对北川人民的深情厚谊,感受北川人身上的拼搏精神和家园之情,演出团特意组成慰问小分队,于3月25日一大早驱车前往大山深处的禹里乡,为当地的父老乡亲送去了诚挚的祝福和丰富的文化大餐。没有高高在上的舞台,没有奢华的灯光、音响,北川长征纪念馆前、禹里乡惟一的小广场,搭建起了简易的演出舞台。演出还没开场,四里八乡的老百姓就把这里围得水泄不通,热闹的好似过节一般。一位当地小学的老师激动地告诉记者,这是他和自己的学生们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的艺术家,也是第一次近距离看这么多精彩的文艺节目,孩子们别提多兴奋了。虽然舞台简陋,但是节目种类和形式一点都不少,小品、歌曲、魔术、相声样样齐全,艺术家们个个拿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而且都进行了精心的准备。“90后”魔术师尹浩多次随志愿服务演出团赴各地演出,但深入最基层演出还是第一次。为了让当地观众感受并“相信”魔术的魅力,他特地

调整了之前的节目内容,设计了走到观众中间进行互动的环节。小小的魔袋在尹浩的手中一会儿变出糖,一会儿变出纸球,一会儿又空无一物,神奇的艺术表现引来现场观众阵阵叫好声。

在北川期间,演出团一行还参观了老北川县城遗址和5·12汶川特大地震纪念馆,感受自然灾害给人类带来的巨大损失和灾区人民在大灾大难面前不屈不挠、坚韧不拔、迎难而上、的精神气概,以及全国各地支援力量用大爱汇聚而成的建设成果。在一座座倒塌的楼房、一件件遗存的实物、一幅幅感人的图片面前,艺术家们或沉思、或流泪……

中国电影:找寻属于这个时代理想与榜样

□张 满

流行,就没有了时尚的感觉。在吉登斯的现代性理论中,现代性就是现代社会或工业社会的缩略语,其包括了对世界的一系列态度,复杂的经济制度以及一系列的政治制度这三个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讲,时尚等同于现代性,只不过是沙漠中的海市蜃楼,它似乎就在我们眼前,却永远一步之遥。它是我们想做却做不到,或者是想做而不敢做的事。同样,文化全球化趋势带给我们的时尚与现代性只是西方社会的现状,在我们看来也许那是现代社会,但那不是属于我们的现代社会,正如在西方人眼中,他们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他们心中理想的现代社会一定不是我们看到的那个社会。

然而,1993年引进到中国的第一部好莱坞大片《亡命天涯》却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视听冲击,让中国人感受到了一种时尚的现代气息,其所反映出的思想让我们眼前一亮。而20年过去后,《全民目击》却讲述了一个为一己私欲与代表着公平、公正的法律“斗智斗勇”的故事;同样,《小时代1、2》中的人物们披着所谓“时尚”的外衣,个个光鲜亮丽,全身名牌,它们是否能够体现出当下中国的“时尚”与“现代性”呢?

其次是榜样。电影《阿甘正传》中的阿甘被塑造成了美德的化身,诚实、守信、认真、勇敢而重视感情,对人只懂付出不求回报,也从不在意别人拒绝,他只是豁达、坦荡地面对生活。这样一个榜样不但使美国人得以重新审视国家和个人的过去,也让所有的观众思考,从中读出不同的意味。事实上,榜样真的应该像那空中白色的羽毛,或迎风搏击,或随风飘荡,或翱翔蓝天,或堕入深渊。

在国外的一些优秀电影中,榜样大都是普通的人,像《百万美元宝贝》中那个不服输的寻梦女人麦琪,像《永不妥协》中那个善良、固执、勇敢地站出来与不公斗争并最终获得胜利的艾琳,像《当幸福来敲门》中那对在绝望中寻找希望,并使得生命最终辉煌的父亲……而在我们的有些电影中,一直努力塑造的榜样往往不是像《全民目击》中那个腰缠万贯的暴发户,就是《中国合伙人》里那个一室验室都不眨眼的商业精英,或者是《北京遇上西雅图》中迷途知返的“小三”,再或者是《小时代1、2》里一出生就含着金钥匙的富家子女……

国外电影也不乏一些描述上层精英奢华糜烂生活的影片,从早期的《华尔街》《尼克松》《爵士乐大全》到2013年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华尔街之狼》,电影中纸醉金迷、物欲横流的场景俯拾皆是,主人公们沉迷其中不能自拔,对金钱、权利与性的孜孜追逐永不停歇。但是其创作者将这些故事演化成两种具有高度讽刺意义的故事类型:对当代价值——成功、财富、名誉、

性、权力——的孜孜追求将会毁灭你,而只要你能及时看清这一真理并抛弃你的执著,你便能拯救自己;如果你一味地痴迷其中,无穷的追求将会满足你的欲望,然后毁灭你自己。正如斯科塞斯所言其拍摄《华尔街之狼》的原因一样,电影的目的不是要展示这种贪婪,而是要让大家深陷其中,成为其中一员,去享受它的魅力,被诱惑,最后也成为被贪婪毁灭的一部分。而我们的一些电影却仅仅让我们看到了对于财富、权力的追求所带来的正面效果,即便有些许的负面效果,也可以像《北京遇上西雅图》与《小时代1、2》那样,通过赤裸裸的爱与情便可以解决所有的负面问题。

一部电影是否优秀,从来都不是以它的科技含量和视听奇观为基准,而是以它的人文含量和对社会生活、对人性刻画的深刻程度为评判标准。中国电影有自己的现实主义传统,“百年中国电影”评出的百部电影佳作,80%以上是现实主义电影,尽管这几年现实主义有回归中国电影的姿态,但在娱乐化大潮中依然折射出中国电影对现实的淡漠和人文关怀的缺失。笔者认为,当今,中国电影最缺少的不是好莱坞的技术,而是文化全球化趋势带给我们的三个元素,即:时尚、榜样、理想。而且是不属于、不隶属于西方的,真正属于当下的,真正属于中华民族的时尚、榜样和理想。

在中国,我们的榜样应该是把能够拥有的时光都献给了岗位,最后在向日葵标准钟的真正用信念撑起生命尊严的军人林俊德;是一连5年,风雨无阻地背着妈妈上班,用自己的行动抚慰母亲与每一颗中国心灵的教师陈斌强;是坦然面对生死,在病痛中还不忘善济他人的12岁少女何玥;是十几如一日为一群不幸的孩子遮风挡雨的最伟大母亲高淑珍……我们的榜样原本就应该是这些恪守道德与正义的普通人,正是因为这些千千万万平凡的人,才筑就了中国的今天,而他们身上那些最为朴素思想和感情,往往凝聚着人类共通的最美好、最伟大的理想和信仰,而这些情感必定会造成伟大的感动与精彩。同样,我们也发现这些感人的故事中所蕴藏的人文情怀正是中国政治所追求的: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全球化带来的不仅仅是物质的变化,还有文化的变化、观念的变化。当今的中国,不是一个富人梦想闪耀的时代,更不是一个穷人理想冷却的时代,对于中国电影而言,我们应在不断拷问现实的同时,满怀信心地找寻属于这个时代的榜样,记录他们时尚的生活,将他们心灵中令人感动的理想呈现给世界。中国电影本应就是中国人的梦工厂。